

目 录

回忆抗战初期息县的统战工作

-周新武 (1)
- 杨铭西遇难记实.....张钊遗稿 (19)
- 一付轭联.....胡达五 (21)
- 周柱臣事略.....李 朴 (23)
- 周柱臣世家记略.....栢席珍 (35)
- 忆“鲍同德药店”.....鲍云颐 (40)
- 我在“鲍同德药店”的十年
-徐普朝 (48)
- 翟存仁自述.....翟良田整理 (59)
- 周荒坡暴动.....王承新 罗根立 (68)
- 我参加息县榨油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
-刘恒心口述 政协文史科整理 (73)
- 我对吉鸿昌将军路过张陶时的回忆
-陈方枝 (77)
- 追忆中国红十字会息县分会概况
-宋德远 (79)

国民党时期的小学童子军训练

.....邹广禄回忆 陈国玺整理 (86)

我所见到的打神、剪辮、放足二、三事

.....胡达五 (92)

息国简介.....周书杰 (94)

息国故城遗址——青龙寺

.....息县地名办公室 (96)

古息洲简介.....周书杰 (98)

息洲州衙谯楼简介.....顿席珍 (100)

政协委员书法.....张登云 顿席珍 (101)

息县之最.....熊文义 (104)

周新武同志来信摘录..... (106)

对《息县文史资料》第一辑息县八景图

解并序一文的订正补充... 顿席珍 (107)

※ ※ ※ ※ ※

政协文史工作..... (110)

小资料: (112)

回忆抗战初期的息县统战工作

周 新 武

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息县仍然处于国民党统治区，国民党息县县党部、县政府继续执行片面的抗战政策，说什么抗战是政府和军队的事，老百姓的责任是要听从政府的指挥，只要出钱、出粮、出壮丁就行了，言外之意就是不让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战。

由于时局动荡，一些学校放寒假较早。开封、郑州等城市的机关、学校、团体都在迁移，一些在外地上学和就业的息县青年，于1938年初回到息县。他们参加过或看到过外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，对抗战形势比较敏感，对抗日救亡活动比较热心，顾虑也少，敢议论时局。他们回到息县后，看到息县没有热烈的救亡运动气氛，没有抗战的宣传鼓动活动，更没有抗击敌人侵犯的实际准备工作，很不满意，背后批评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对于

• 1 •

日本侵入我国领土、占我半壁河山，麻木不仁，无动于衷。当时息县还没有其他与党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。回县的“北大”学生宋宗璵同志，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（以下简称“民先队”）队员，我们两个人商量，联合一些从外地返乡的青年，组织了“息县旅外同学返乡救亡工作团”，到城乡各地逢集人多时演讲，演出抗战话剧，报告抗战消息，宣传我党的抗战主张，教唱救亡歌曲，做些抗日救亡宣传工作，教育和锻炼这些青年，并从群众中发现积极分子，准备发展“民先队员”。

在组织“息县旅外同学返乡救亡工作团”的过程中也是有阻力的。国民党息县县长刘万斯、县党部的当权者余冠五、王雨生、冯子彬等人，是一贯反共反人民的顽固派。对人民抗日救国活动，对于我们的“救亡工作团”，不仅不积极支持，反而散布些冷言冷语，说什么抗战是政府和军队的事，学生用不着管；学生寒假里应该温习功课，休息休息，开学时找个学校继续读书，这才是正经事；现在这些学生搞什么抗战救亡宣传，是多事，是自找苦吃。我们针对他们的这些谬论，发动“救亡工

作团”团员向各自的家长作宣传，并拜访各自的亲戚、邻居，宣传抗战形势、抗战道理，讲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历史和沦陷区人民的苦难；讲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古训和前人同仇敌忾、投笔从戎的故事；劝他们支持自己的子女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。我们的这些活动，使许多家长觉得我们说得对，觉得我们是有知识、有责任感的正派人，说我们是些有志气、有热血的人，做的是好事，因而放心让自己的子女参加抗战救亡活动。同时我们的活动也得到社会上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，有些还是息县的知名人士，如孟星若、翟秀民、周柱臣、金逸野、余芳心、夏耀岚、曹傲寒、李笑波等。我们做的宣传工作，是一项争取息县上层社会同情和支持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。

在1938年春节前后，有几件事情使以后的工作有了新的转机。一是苗勃然同志奉中共河南省委指示，作为省委的巡视员来豫东南的潢川、息县，与几个党员同志接上组织关系。春节后在潢川召开会议，成立了中共豫东南工作委员会，从此豫东南的革命活动和抗战工作有了我党组织的直接领导。二是五战区

(桂系)的军政干部培训机构——抗敌青年军团(简称青年军团)从徐州迁到潢川后继续招生。我党派遣了一些党员和民先队员进入青年军团作教官或学员,进行工作,其中我党秘密总支部的负责人濮思澄,就是我在北平中国大学时同一个党支部的同志。我们支持息县一些爱国青年去报考受训。夏天他们被派回息县工作,发挥了很好的作用。三是寒假过后,一部分回乡青年失学留在家乡。息县师范学校的原任校长严某走了,要任命新校长。有人推荐余芳心任校长,国民党县党部的顽固派反对,想争取由他们的人任校长。我和宋宗瑛等通过我们的社会关系,极力支持余芳心任校长。余芳心在教育界工作过,是留学生,又比较开明,结果胜利了。她任校长后,聘请的教员中有些是过去参加过革命活动的人,如霍育和、孟星若、祝锡祺、宋育仁等。我和宋宗瑛是公开了民先队员身份的人,也被聘作教员;共产党员金佑民四月调回息县,也受聘在师范学校任教。我有做地下工作的任务,需要有社会职业作掩护,好联系群众。我除任师范学校教员外,还被聘为息县民众教育馆馆员。

从这以后，我们可以用师范学校和民教馆的名义进行活动。年初组织的“救亡工作团”成员已分散，为了工作方便，“以息县旅外同学会”（通信处设在师范学校）的名义，同息县旅外同学以及外地抗日救亡团体联系。

息县民教馆馆长曹傲寒是息县教育界知名人士。我读小学时他曾任校长，国民党县党部那帮顽固派排挤他，他对党部的人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。何子源（学名何泉芳）也是馆员，是我读小学时的同班同学，他是国民党员，常和国民党县党部来往。曹馆长身体健康情况不很好，也不能在民教馆长时间工作。民教馆另一位馆员是岳子衡，工作积极负责，对抗战形势很关心，按时到馆里工作，有空时就看书看报。我和他很谈得来，在工作上互相帮助，并常在一起谈抗战的事情。我们尊重馆长和何子源的职权，重要的事情和他们商量，日常工作我和岳子衡主动承担。他们两人不能按时在民教馆工作，也就放手让我们两人处理馆里的日常工作。我和岳子衡商量，订购了在武汉出版的《新华日报》、《全民抗战》等一些进步报纸、杂志，添购了一些进步图书，供群众阅

读，并推动爱国青年在大十字街附近开办了一个“战时书报社”，购买进步的报纸、杂志和图书；把民教馆的阅览室在下班时间提供给办民众夜校用；办了一种石印的《民众动员报》，报道抗战消息，宣传抗战主张，供本县各单位和群众订阅，也寄给在延安和一些其他地方的息县人，还作为宣传品和外地一些抗日救亡团体交换；县里举行抗战宣传和集会等活动时，民教馆也作为一个单位积极参加。人们称赞民教馆做了些好事。

当时师范学校只有三个班和附属小学。在外地求学的学生因时局动荡返乡，失学的不少，他们分散在家里或在社会上游荡，不易接受教育，这些失学青年和他们的家长们都很着急。我们和一些热心教育和家乡公益事业的教师商量，向余校长建议，原有的班级多招收插班生，并增办新班，接收这些青年入校学习，也可增聘些教员，解决一些人的失学问题，余校长完全同意。可是余校长同县政府交涉的结果，县长刘万斯不同意，说增开新班和增聘教师要增加开支，县政府不能增拨教育经费。这使余校长很为难，大家都很生气。我们和一些

热心公益事业的教师提出，增办新班的课由我们去教，尽义务，不要薪金；我们原担任的有薪金的老班的课，让给别的教师去教；其他费用从收的学杂费中开支。这样，除了收插班生外，又收百余名学生，新开了两个班，皆大欢喜。人们赞扬师范学校做了好事，骂刘万斯不是人心，当官刮钱不做好事。

1938年4月，中共河南省委应豫东南工委的请求，从鄢陵调息县籍中共党员金佑民（后用名金力静）回息县工作。他回息县后，也应聘在师范学校作教员。他是息县教育局长金逸野的侄子，在息县当过教员，与息县中上层人士熟识，在开展统战工作方面，起了不小的作用。

1938年夏季，息县抗日宣传工作条件比春季更好一些，统战工作有了进一步开展。蒋介石为限制桂系扩充势力，在其嫡系创办“战时干部训练团”开始招生的同时，命令五战区结束“青年军团”，并不准再招生。“青年军团”在四月下旬结束，学员分配在豫、鄂、皖、苏、鲁等省五战区所辖范围内，豫东南八县各派遣一个实习队。到息县实习队的队长是

张勃川（后来用名张百川），他是抗战前北平一所大学里接近我党的进步教师，后在“青年军团”任政治教官。实习队初到息县时约60人，分为两个区队。实习队里有我党秘密支部，还有一些民先队员，两个区队长陈兰征（后用名陈京、陈北辰）和李鸿渠都是中共党员，也是队长的助理。后来又增派几十个队员到息县工作，增加一个区队，由中共党员张绍璋任区队长。“青年军团”息县实习队，也改称第五战区政治部政治工作第二中队（简称“政二队”）。息县籍的学员也分配在息县实习队回息县工作，他们是殷维翰（后名殷鉴明，在1976年去世）、冯登紫、崔祖武（后名崔更生）、刘文昭、孟昭远（后名黄梦秋）、邓树棠（后名邓荫华）等。

按照豫东南工委的决定，陈兰征同志到达息县后，即由我和金佑民、陈兰征三人组成中共息县工委，从此息县我们党的工作，有了党组织集体的和直接的领导。到六月，中共豫东南工委改组为豫东南特委，息县工委同时改称县委。领导成员没有改变，只是应我们的要求，省委把在方城县工作的息县籍中共党员金

璘（后用名楚凡，是金逸野的女儿），五月份调回息县，负责做妇女工作。

1938年4月，潢川专署撤了刘万斯息县县长职务。五月初，新县长邹士恩到息县就职。他是东北人，原是“青年军团”的军事教官，对抗战是坚决的，对张勃川很尊重，对五战区息县实习队的骨干很信任。随他来息县任县政府秘书的刘耀祖（后用名刘群）也是东北人，是秘密的中共党员。

县工委成立后，立即全面地研究了息县的形势和工作任务，决定在春季工作的基础上，积极发展党组织和民先队，开展统战工作，开展农村工作，开展地方部队中的工作，开展抗战宣传工作，开展群众工作。在统战工作方面，团结并推动邹士恩支持抗战活动，张勃川起着关键性的作用，刘耀祖、陈兰征、李鸿渠等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。对地方各界，广泛做宣传、团结工作，争取他们支持抗战和进步活动。对于顽固势力，要留意观察，提高警惕，不放弃团结他们抗日救亡，但要采取巧妙的办法驳斥其不利于抗战的言论，设法阻止他们扩张势力。在县、区常备队中（息县未驻正规

军)开展抗战宣传教育工作,坚定其抗战意志,开展交朋友工作,发展进步力量。注意对青年的团结、教育、训练工作。注意开展农村工作。注意发展新党员和民先队员。对失去组织联系的早期党员,有继续参加革命工作要求,考察后无问题的,个别接上组织关系。

河南省规定各县可组织“抗敌后援会”,是个半官方的统战性质组织,任务是推动和协调各界的抗战工作。委员由各界推派代表担任,主任委员由县长兼任,副主任委员由各界代表推选。张勃川对息县各界人士的情况作了调查,邹士恩召开“息县抗敌后援会”成立大会时,张勃川发言,推荐孟星若、周晓乐两人任副主任委员,说了些恭维话,并解释说,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很繁杂,很劳累,县长事忙,日常工作需要副主任委员代劳;各位委员本职工作任务已很重,可以对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出谋划策,等等。国民党县党部的代表想争当副主任,说什么领导民众作抗敌之后盾,乃本党部义不容辞之天职,自当在县长领导下竭尽全力为之,云云。但国民党县党部那帮人的名声太臭,而五战区息县实习队队长张勃川的推荐

份量很重，到会的其他代表都对张勃川的提议表示赞同，而没有人推举国民党县党部的人。

五战区实习队积极支持和参与抗敌后援会的工作，我党利用这个组织名义做了一些工作，按我党的观点印发了抗战宣传要点和标语口号，推动各界和城乡各地的抗战宣传工作。结合纪念“七七”抗战一周年，召开了盛大的群众大会，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和文艺晚会。六月，用抗敌后援会名义在北街设立“立达中学”校址，举办了一期抗敌训练班，训练班的实际工作由金佑民和陈兰征两同志负责。陈兰征同志有五战区实习队区队长身份，由他出面任教导主任，挑选一些党员和民先队员去做学员工作，主要课程由我党同志讲授。为了使国民党县党部没有反对和破坏的借口，也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干事余冠吾来讲过课。这时谷正方在息县，请他讲授游击战术。我们在训练班学员中发展了一些民先队员，如段连崇、张克明、李振文等，去确山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参加新四军，在教导队受训（毕业后在新四军部队中工作，到豫东、皖北敌后作战）。训练班结束时，动员一部分学员组成一个服务团，由

中共党员金佑民、金璘、何奇（五战区实习队中的共产党员）等率领，去东北乡张陶、赵集等地工作。

谷正方原名谷兰华，是二十年代后期的共产党员，早期曾任息县县委的领导职务，率领红军游击队在东北乡活动。他于1934年在驻马店地区工作时被捕，又在国民党监狱中关了两三年，出狱时被迫参加了国民党。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，谷正方又和我党接上了组织关系，嘱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为我党工作。1938年夏天，他取得国民党河南省党部（已迁到豫西南的南阳）汝南区调查专员的身份，息县也属他工作的范围。我党省委指示谷正方：利用他的国民党调查专员公开身份，组织实际上由我党领导的武装抗日部队，做上层统战工作，供给我党情报；他的中共党员身份要严格保密，只由息县县委的个别负责同志同他保持单线联系。他在夏天回到息县，县委决定只由我和金佑民同他联系。在息县他利用公开身份，主要做组织部队的工作，做了些上层统战工作，向组织提供了一些情况。他过去在息县做党的工

作时，国民党县党部一帮反共顽固派就是他的死对头。1938年他回到息县，同他们见面时虽也点头、说话，但只是表面应付，彼此都很冷淡。他调查到那些顽固分子的一些劣迹，向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揭发了他们，说民众反映那些人作威作福，敲诈勒索，勾心斗角，争权夺利，把国民党的名誉都搞坏了，他们表面上是国民党，实际是土豪劣绅。后来那些顽固派知道谷正方说了他们的坏话，就散布说谷正方表面上是国民党，实际上还是共产党。

五战区息县实习队到息县工作几个月后，名称改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工作大队二中队，简称为“政二队”。他们有到县区常备队和区、乡（当时称联保）政府实习的计划，他们中的一些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，在地方部队中和区、乡也做了一些统战工作，给教育群众和发展党员、民先队员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息县有个任过常备队中队长的邹霞飞，是临河店附近三华里邹围孜人，目睹国民党政府自抗战开始以来大量丧城失地，很是气愤。八路军连打胜仗，并深入敌后打击敌人，新四军

也开赴华中前线和敌后作战，使他受到教育和鼓舞。他与我和金佑民的家庭都有交往，进城来有时就住在我家，我们注意对他做工作，他思想认识上进步很快，订阅了几种进步报刊。他对我们在息县做的事情也表示佩服。我们劝他组织部队抗日，他表示要干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干，流血牺牲也光荣，不愿与国民党同流合污。后来我和金佑民向他透露了共产党员身份，他很高兴，说集合人枪他有些办法，但如何把部队教育训练得象八路军那样，他没有经验，他要求派共产党员直接领导他组织部队，并申请参加共产党。

为了开展农村的工作，加强对邹霞飞组织部队的领导，加强对东乡党组织的领导，在息县与潢川之间设立联络点，我们请教育局长金逸野任命金佑民任临河店小学校长。派遣共产党员吴俊如作为邹霞飞的家庭教师，住在邹霞飞家，具体帮助他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。吴俊如的共产党员身份，只对邹霞飞和他的助手彭立人两位公开，对其他人都保密。彭立人是息县城东三十华里关店乡人，三十年代初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农民暴动，后来逃到外地，1938

2
年上半年回到家乡。他是邹霞飞的朋友，也是邹霞飞组织部队的助手。8月，“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”（简称“战教团”）的一个分团十余人，由分团团团长王良准同志（后用名王良）率领到息县工作，后都用临河店小学教员的名义，到临河区工作。

张勃川约在1938年7月前后调往别处工作。8月邹士恩和刘耀祖也调走了，由余一民继任息县县长。余一民是息县临河店的人，与息县各界人士都有些联系。他无心长期当县长，他想利用当县长的机会，搞一个委任状和一支部队，去当游击支队司令。他对息县各方面的人都联络，都不得罪。早期曾参加共产党，后来失去组织联系的李紫光，1938年才接上了党组织关系，在县政府任收发主任，管理政府文电收发工作，余一民对他也还信任。那时县政府收发密码电报，是利用有线电话报密码，密码由李紫光保管和翻译。因而县政府的一些情况我们也还能知道。

我们在1938年春天，调查到息县监狱中还关有刘天生（后用名刘英才）同志等两名“政治犯”、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向刘万斯、邹